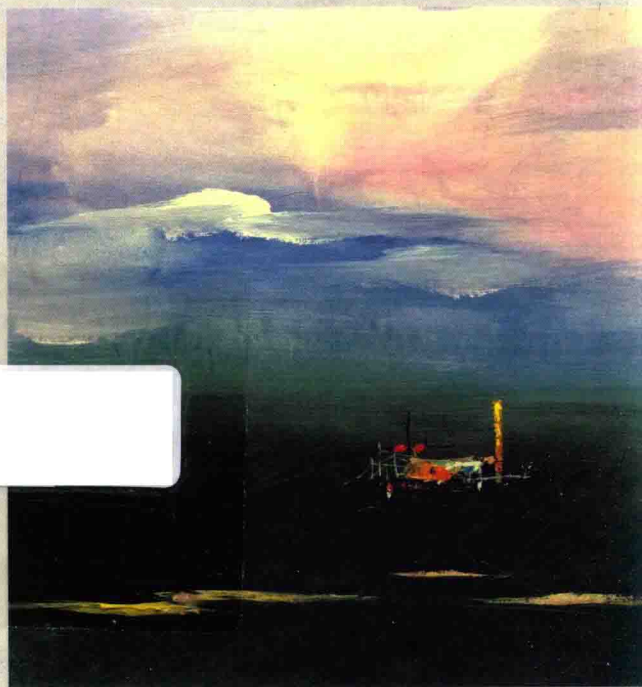


颜拉 巴喀的 黄河

马寿宇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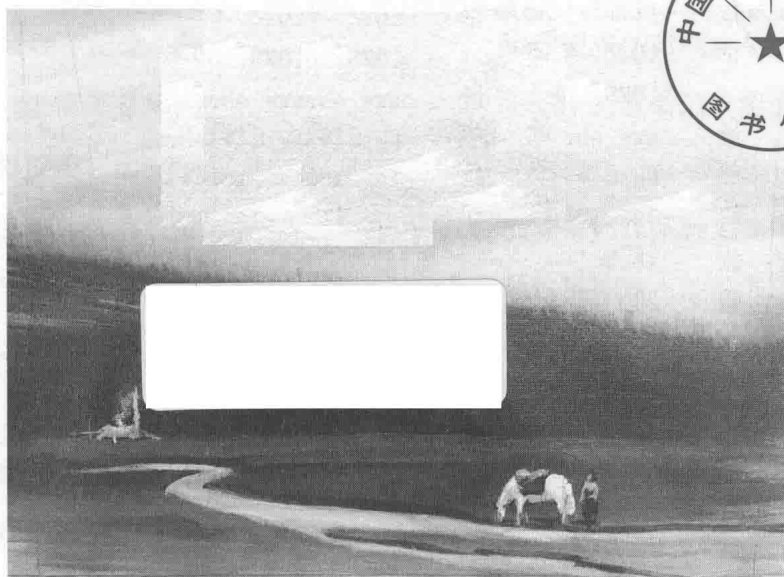
远远几个寨子，彼此孤立无援，如童话里冬天的城堡。
雪凝在旗杆上，经幡已黯然失色，坚硬无声，
经久地幻成一种更为神秘的肃穆，焕发出动人心旌的虔诚。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巴颜喀拉的黄河

马寿宇 /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颜喀拉的黄河 / 马寿宇著. —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464-1760-8

I. ①巴… II. ①马…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1062 号

巴颜喀拉的黄河

BAYANKALA DE HUANGHE

马寿宇 著

- | | |
|------|--|
| 出品人 | 石碧川 |
| 责任编辑 | 李卫平 |
| 责任校对 | 张巧 |
| 封面油画 | 马寿年 马寿斌 |
| 装帧设计 | 修远文化 |
| 责任印制 | 干燕飞 |
| 出版发行 | 成都时代出版社 |
| 电 话 | (028) 86742352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
| 网 址 | www.chengdusd.com |
| 印 刷 |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 |
| 规 格 | 165mm×240mm |
| 印 张 | 18.5 |
| 字 数 | 230 千 |
|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64-1760-8 |
| 定 价 | 45.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28) 87781035

目录

1/ 巴颜喀拉的黄河

3/ 红头巾

28/ 冷水山

67/ 又见黄河

81/ 难 城

83/ 缘起吴大帅

95/ 枪响烈士墓

116/ 六月血光

130/ 红 滩

148/ 马 思 秋

174/ 古城之曦

181/ 杨花如雪

201/ 脑髓系列

203/ 脑 髓

205/ 毙 牛

210/ 管 学

213/ 瞎 娃

217/ 村事钩沉

219/ 孤独的庵房

231/ 乌蛇河畔

241/ 附 录

243/ 唱手

249/ 土司官寨——我曾经的“家”

253/ 天国的梦

258/ 飘动在川藏线上的彩虹

262/ 漫漫文学路 风雨相知人

267/ 太阳河

272/ 松茂古道背夫谣

273/ 虽千万人，吾往矣

275/ 非同寻常的纪念

277/ 后 记

巴顏喀拉的黃河

红头巾

川西北的高原，野阔天高。黄河悄无声息地柔顺地躺在草滩上，弯得磅礴，像大书的龙蛇，像一匹巨绢款款从天飘落。

黄河浅浅的，支岔很多，闪着细碎的光。可以随意地涉过去，蹚过来，最深的地方也只齐马肚。

马垂下脖子饮水，就由它饮清冽的黄河。它饮一阵，抬起头抖动长长的鬃，哧哧地打着响鼻。

眼前是一幅极单纯极明快极清爽的景。我想把它画下来：只浑染一片浅绿，留几条大弯度的弧线为空白，再不点缀什么。这便是黄河，巴颜喀拉的黄河。

我真的画了。帐篷里生起了火。有人说高原的梦一半在结冰，一半在燃烧。的确是这样，我顿觉背后很冷，但我很有兴致很专注地欣赏我的画。读过一首诗，题艺术品：“流泪记下的欢笑 / 或是含笑记下的忧伤。”这是我的艺术品，我的扎塘切波（大草原）。

甲机和纪约把摩托停在一边，紫色黄色的花簇拥着它，花的茎都很坚硬挺拔，背后是清晰晰的黄河九曲连环。我一边看两个小伙子打起火筒烧火熬马茶的动作和他们脸上的粗硬的轮廓，一边想我画里的故事。

骑马走半天就看到黄河的那个寨子叫“正大桑”，此名是由一家房名而得的。

保管扛着我的行李一瘸一拐地领我到了“学校”。

“学校是啊。”他说着极生的汉话，随即打开两扇厚重的破门，一股潮润的牛粪的腐气就扑进鼻腔，眼底立刻酸胀起来。他比划着，我使劲领会意思：底层是牛圈，白天牛放出去了，就是我的学校；二层是保管室，保管着一些鞍子，若干牛羊皮、若干农具；三层空着，柱头很多而没有间隔；四层的一角堆着牛粪，是原先那个教师的燃料。一角是我的寝室。

保管干瘦，叫“和尚”。几根筋支着一颗骷髅似的头颅，头颅上蒙着一张灰黄的干皮，眼睛是干皮上割开的两条缝。

“窝呀，得勒！”他朝我笑，咧开的嘴露出金牙，伸出拇指直晃，大概是表示对我的迎接和夸赞。随后下楼，像一只陈旧的皮口袋从独木梯上飘下去，然后蜷缩在一张擀了毡的老羊皮上摇转经筒了。

被盖是扔在两条长凳支起的床上的。桌子上有一层铜钱厚的灰，躺着一长一短两截鱼烛。方铁炉张着黑洞洞的口，上面有一只烧得漆黑的铝锅。

我得下楼去溜达。这才发现被称作“甲尔给”（汉人）的只有我一个。他们见了我都呀呀笑，露出大半截牙龈。左右晃荡的背影朝着落日，牵出我心底的痛楚。有一条沟，水不甚清凉，暮阳淌着白沫向低处信流。二面缓缓的坡是草原浅丘，散乱地立着斗形房屋，墙上用白泥、红泥画着叫“朗”的图案和条形图案。

因我来了，保管老头便放心地找女人睡觉去了。他的血肉都在硕壮的女人身上折腾干了，我想。偌大一座房子就我一个人。晚上牛归圈后，我才用木棒顶了大门，然后上独木梯。我悬在独木梯中央的时候，就觉得有黑影朝我头上扑来或从背后袭来，把我摔下去如扔下悬崖。藏房的窗很小，呈梯形，上小下大，窗台也厚，像碉堡的枪眼。我从枪眼里往外望，不见一星灯火，听见狗咬得很凶，

楼下牛们在“教室”里反刍着。缩回脑袋躺下床，听见每一层楼都像有鞍子响、羊皮响，都像有老人在叹息。

阳光射进枪眼，投来一个梯形的和煦的光斑，才把我从一夜的惊恐中拉回到阳界。白天叫人想睡觉。

一连几天我都去动员学生，像一个乞丐走家串户。老远见我走来，有的干脆把门关上，砰的一声使我孤零零立在朗和条形的怪符中。一副真实的灵肉摆在一个虚幻的背景上，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

我也有招，在他们不注意或来不及闭门时一脚跨进去。但也吃亏不小，狗会像狮子一样扑向我，待主人喝退它时，我的腿已流着鲜血。但我没让泪流出来，慢慢地用喉结吸收进胸腔。

好不容易动员来十二个学生，十二双好奇的眼睛。这可是了不起的成绩了，包含着血的代价。

春寒未退，风很冷，云很稀。我的牛圈里有了喧闹，前苏联的一个斯基说是永恒的春天。太阳从枪眼里投进一块梯形光斑的时候，我就从枪眼里给我的学生们扔下一个带着阳光的皮球。牛们还在沟边喝着漂白泡的水的时候，它们家里已成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人的乐园，它们惊诧地回头张望。

为巩固动员来的学生，我想尽了办法。我让他们动手，我也动手，铲尽厚积的牛粪，再从沟边捡些石块，又叫他们每人带来一块木板搭在上面成了课桌。我从几十里以外的宗（县）买来纸，画了画贴在阴暗的牛圈里。我抹着汗欣赏我的教室、我的学校、我的财富、我的全部生命。我教他们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虽然全唱走了调，像念经，叫我哭笑不得，但总算有了歌声。我买了纸给他们订了本子，给他们削好铅笔，手把手教他们写汉字、写拼音。我教他们在沟边洗手、洗脸后才进学校。我高兴我唱歌，歌声绕着独木梯爬上去在鞍子羊皮柱头裂缝牛粪饼的空隙间飘游。

我在和尚那里讨来一张小羊皮挡住枪眼的风，让伤腿捂在被盖下，这才给我的分手不久的同学写信。我说我在巴颜喀拉的黄河边，你在地图上找得到我的地方。我的同学来了信，她说我在安曲的冬帐房看到你们的海子山、阿依纳山。最后那四个字叫我兴奋得一把扯开了枪眼上的皮子——“心心相印”。于是我感到充实，又多了一种企盼，就经常从枪眼里望着那条远远的模糊不清的路。一个月才有人从马鞍背后捎来一捆报纸，我举起报纸猛抖，准有信从里面飘落。

我的学生中有个女子叫阿英，只比我小三岁，但个子和我一般高，一看她你不会不感叹草原姑娘纯朴的美。藏族女人的衬衣都短，而且是常将两只皮袄袖子拴在腰杆上做活，挤奶、搭牛粪、炒青稞、背水、打土巴、吊羊毛、搓草绳，她们是藏人中最苦最累的，穿着上也没有那么讲究，因此胸脯就无拘无束地发育着。十九岁的我毕竟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就有一种距离，一种尊重的严格的距离，我的眼光就不能须臾在她膨起的胸脯上停留。我拉着他们的手做游戏，握住他们的手写字，一切都很自然，很纯真，很近情理。

当我在粗糙的裂了几道缝的小黑板上演算一道算术题再回过头来时，他们在交换着眼色。有一种骚动仿佛刚刚停止，几根歪斜的随意撑起的柱头间飘飞着牛粪的干灰。学生们过于伸直的脊背和头颈似乎显得有些故作。此后我才发现学生们和阿英保持着距离，她坐这边，大家就坐那边；她坐那边，大家都移动到这边。做游戏时谁也不触她的手，不和她挨近说话，不吃她带的糌粑，甚至在河边洗手时，同学们都是跑到她的上游去洗。我很是纳闷，就老是看延伸到德玉山脚下的发白的青稞和房子上的叫作“朗”的白色房画。

天已黑尽，月亮钻出云层，给平房的顶和伸向空中的玛尼旗镀了一层青光。

仁钦在学校给“四类分子”训话。牛被归在一个角落，下午吃下去的燕麦草、酸浆草停在口中而不敢反刍。十来个“分子”跪在地上，头手着地。仁钦说了一大通话后，一片“窝呀窝呀”的应诺声从地下传来，带着牛粪的埃尘，像清朝面对皇帝的臣子。尾子上的一个窝呀声是从牛圈的角落里传来的，我从枪眼里看到这人特高，以至于退出门框时还勾着腰。

太阳从牛肋窗里照进来，光柱照着我的头发、鼻尖和书，像舞台上的追光。身上的温差就很大，穿着单裤的腿始终没有暖和。我一边走动一边高声朗读一首诗：“春眠不觉晓……”我在讲解中少不了夹杂学到的藏话，尼阿麦朵。心里倒骂编书的人混蛋，叫我怎么给他们翻译？还花落知多少！

一个人给阿英送来一坨糌粑，中心陷了一疙瘩酥油。学生们顷刻畏惧地让开，像躲避瘟神。他是阿英的阿爸。他躬身退出大门时，我觉得他是昨晚跪伏在牛的角落的高人，只见他目深鼻直，很是清俊，薄薄的藏衫显出他细高的骨架。

我去宗给我的学生买课本。去时天很高远，很舒朗很透明。行人极少，每平方公里两人。牛车压出的辙很深，已坚硬成埂。我走走停停，间或在草坝子上打个滚，让身子沾着苦涩的草香。一身的牲畜气味荡然无存。

在宗有个矮我一截的小眼儿碰见我，在我的腿弯上踢了一脚，表示多久不见。

“你老兄真勇敢，敢在麻风窝大骨节窝里教书？”

“……？！”

我倒抽一口雪气。雪气是从小眼儿头顶西边过来的，还望得见与青海交界的分水岭的一线银峰。

从宗回来，黄云就滚动着追赶我的脚步，赶走太阳，拉着长长

的战线轰鸣着涌来。菅草紧贴地面。我脱了衣服裹紧书夹在腋窝。雨洗刷着我早已夺眶的泪，是真正酣畅淋漓的泪、大彻大悟的泪。雨帘和昏暗的旷野里，一群麻风伸出一节节脱落的乳红的手在抓扯我，里面似有躬身退着的高人和阿英。

我不得不防着这可怕的灾难，和阿英保持着五米远。这很使她伤心——老师不喜欢她了。她竟然不来学校了，顿时少了许多喧闹，春天也不再永恒了。学生们没有了孤立人、捉弄人的乐趣和区别于麻风的好人的自豪感而少了天真狡黠的眼神。她是我指定的班长，十一个学生不近她、不触她，但又十分听她的话，不近她倒使她鹤立鸡群，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她的眉毛一挑，那些刚刚从怀里掏出的糌粑就得放回去；她尖着嗓子喝一声，那些圈墙上像崖画一样的人物鸟兽鱼虫就得被擦掉。她的声气细腻而清爽，她的汉话说得好得令我都惊讶，像一首富有感召力的音乐。

阿英不来了，学生们就一个个减少，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牛圈里，在牛肋窗射进的追光里呆立。

我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周围灰蒙蒙一片的傍晚，冒着极大的危险像接近一颗炸弹走近她家的门，我麻着胆子跨进去，像是做出了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抉择。

阿英的阿爸立刻伏在地上，头贴着地板。她阿妈则藏在牛粪墙的深暗的阴影里。

我说阿英你是班长，你不能带头逃学，你逃了学，学生都不来了。

柱头上挂着煤油灯。阿英靠着柱头把背朝着我，辫子甩过去了，肩膀在抽动。

我想我大概还没说出第二层至关重要的因素。

我又说，老师是喜欢你的，从心里喜欢你。老师是……

我不知道后面该怎么说了。

我走出大门没入夜幕，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浆，踏着露草。

第二天我就等待。在牛圈里等在大门外张望，想象着草坡上倒扣着的斗里会钻出些还不甚摇晃的小点。我拿着只皮球抛高又自己接住，连续不断的动作以致有些神经质。我想我是不是在搞杂耍以吸引那些学生？

第三天天气很晴，我仍一个劲儿疯子一样在门外演杂耍。突然，像陈锅盔一样坚硬的厚墙拐角处冒出一声“我们走在大路上”。

阿英领着一队学生踏歌而来，她包了一块红头巾，头巾的后角被风扬起，像一面鲜红的旗帜。

我把阿英抱起来抛向空中又接住，我只是想。我激动地把他们迎进教室，像迎接一队凯旋的士兵。其实我心里想哭，学生是上帝。

伤心过后便可能是一种坚毅，一种横了心的豁然，甚或是释然。我真正不介意了，扮演着导师和母亲两重角色。即便成了麻风，也有一段可歌可泣的麻风史。

巴颜喀拉的雪气已然消尽，黄河也像小鱼一样到处游动了，整个扎塘切波都有黄河，都有黄河的神经。一个个帐篷桩的坑里浸满了黄河水，一个个牛蹄印里也有小蝌蚪飘动，映了一片霞或孤零零的玛尼旗杆。

正大桑人早已脱去皮袍，男人们赤着多数是形销骨立的上身。因为青稞已经快熟了，漫过来一股股清甜的香气。

当学生们认字认得多了，能算工分、能估产、能丈量这片草原，知道发源于巴颜喀拉的黄河在地图上呈几字形流入渤海的时候，他们的大人才真正爆出惊讶和称赞的啧啧声，飞着唾沫星子。他们带到学校里吃的糌粑疙瘩也大了起来，中心放的酥油也明显多了——都是阿爸阿妈阿依从嘴上省下来的。

学校和我的地位也提高了，学校成了中心。连干瘪的保管和尚也因耳濡目染变得精明和鲜活起来。有时学生们丢手绢，他在一旁乐得拍腿打手，胸脯上的串珠经盒摇晃不已，甚至他还要参与，让学生们用红领巾把他的眼睛蒙住演“猫捉老鼠”。

我也穿藏袍，也把袖子拴在腰间赤身晒太阳，让上身晒得黝黑。我也盘腿并不用手着地站立起来。也打口哨，让哨声在斗形房屋间回响。我走到哪里哪里“阿尔嘎达”（辛苦了）声不断，那些早先见我就关门的人声调更高，多少包含有歉疚的意思。

没有改变的是那座破旧的房子底层仍然白天是学校晚上是牛圈，第二天我依然得和学生掘去若干堆稀牛屎，踩跨的“课桌”得重新垒起。

仁钦依然训分子的话。

如果分子没有来，分子的儿子或孙子都必须代替，仍然要趴下。

“阿甲桑！”

“窝呀！”牛的角落里冒出一个细细的湿润的声音。

我破例地坐在仁钦旁边。这声音使仁钦脸上的神经震颤了一下。他翘首朝角落搜寻，寻找那只离群的孤雁。牛肋窗的月光恰好照着阿甲桑代理人的酥胸。

仁钦盘腿坐地，旁边放只酒瓶，他拿起来灌了一口。只说几句后便迅速结束了训话。

“擦尔塔！”（完了）他嗝了一口酒气。一片窝呀声一片骚动从牛粪地上腾起。他宣布阿甲桑下来单独训话，托词是为什么不请假由女儿代替，搞什么鬼。他坐着不动，又灌了口酒。

我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了，这是众所周知、顺理成章、再明白不过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我是老师，我得保护我的学生。

“她是学生，阿洛仁钦。”

“她分子是，她麻风是！”酒精使他的嗓子变得喑哑，他的眼睛在昏暗中已经充血。

“你怎么不怕麻风？”我心里说。

“阿英，我送你回家。”

我们起身，朝洒满晚霜的草丘上走。我想身后黑洞洞的门里，仁钦可能捏了捏腰间的刀把。冻硬的草尖划着我的脚踝。

自此后我的枪眼的台子上就多了一瓶奶子。瓶口用草塞着，草里有一两朵如星点的蓝花。

我头天总是把牛粪和一点干柴（一种草原上特有的格桑花的茎，油气很重）蓬在炉子里，再背半桶水倒进铝锅。太阳早早地射进来时，我并不起床，伸手擦根火柴点燃牛粪火，水开始悠悠扬扬地像哼黑帐房的山歌，我又伸手抓一把马茶撒进锅里。茶香弥漫时，我才把棉被往脚下一蹬，起身用桶里剩下的水洗漱。这时牛圈里已有声音了，我从枪眼里扔下皮球，之后倒进奶子，奶茶翻滚着粉红色的浪，我就动手揉糌粑。阿英这时总是依在四层的柱头边看着我揉糌粑。我就想到了那蓝色的如星点的小花。

我的钱只够吃糌粑。他们交不起学杂费、书本费、红领巾钱，这些开支都是我解囊，只要他们能来。因此我只有揉碗糌粑的钱。还有那两个最穷的，甲机和纪约，他们穿的是烂羊皮粗针大麻线缀成的衣服。我得接济。我的工资是35.5元，我经常哼着我的工资歌：
355/355……

阿英看着我吃糌粑。

“我不是麻风，我是好人，老师。”她突然说。

我侧脸看了一下她的眉毛，吞下一口糌粑。因为酥油少嘴巴上、鼻尖上都糊着该死的干灰，手掌里还停着一坨我抛了一下又接住，

没办法，习惯性动作。

她弯身笑我技术拙劣。转身下了独木梯。

我又一次跨进阿英家，狗在大门左侧看见了我，它想喊“阿尔嘎达”，可是它只是点了一下头，身子却懒得动。门口的经杆久经风霜，已经发白并且歪斜。

我是去吩咐她我要去宗两天，由她上课，上什么都行，玩皮球、游戏、打仗都行，只是不能让他们跑了。

牛圈里只有一头牛。它望了一下，问我是不是天天喝它的奶。我爬独木梯上了有地板的二层。

阿甲桑细高的骨架又迅速趴下，我听见了他骨节的响声，阿妈仍在屋角蜷缩着，我看不见她的眉毛。我想识别一下麻风，浊气叫我总是缩鼻翼皱眉头。

我觉着有居高临下的不安。我说阿甲桑你是家长你起来，我又不是来训话。他慢慢起身盘腿坐了，又指着一张羊皮让我坐。我仍立着。

“阿英就喜欢老师，你二天娶她做婆娘行不？”他抬起头期待着，“她不是麻风。”又说，眼睛看油灯光。

外面的风很大，旗杆上的经幡哗哗招展，长年累月替主人唱诵着亘古不变的经文。煤油灯如豆的光焰摇曳着。我双手插在裤兜里走来走去。

“阿英已经不小，有人要打她的坏主意。我天天把大门关得很紧，土疙瘩打得像下冰雹。”他像在祈求。

我说不能。我是这里的老师，我是要走的，我快要走了。

我停了踱步。阿英一下跑到牛粪墙的背后去了。

我决然地跨出了这家的房子，像逃出一座怪窟。我踏着潮湿的草路，像踏着一个少女的心。风抽打着头发，咽咽的哭声就像一根